

大唐悬疑录

最后的狄仁杰3

讲述帝国宰相 千古神探狄仁杰最后一年的最后一案

唐隐 著

非外借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大唐悬疑录

最后的狄仁杰3

唐隐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悬疑录:最后的狄仁杰.3/唐隐著.--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02-014544-7

I.①大… II.①唐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90101号

责任编辑 甘慧 张玉贞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
印 张 10.125

字 数 240千字

版 次 2018年12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544-7

定 价 4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人物表

- **狄仁杰** 字怀英，唐代武周时期宰相。因政绩卓越，武则天称其为国老；因无案不破，百姓视其为神探。
- **袁从英** 狄仁杰的卫队长，心思细腻，对狄仁杰忠心耿耿。后因故前往边关庭州，与朝中的狄仁杰一内一外，共同化解了一场场牵连甚广的阴谋诡局。
- **狄景晖** 狄仁杰的第三子，自大自负，后因故流放庭州，有所改变，与袁从英一同协助狄仁杰。
- **武则天**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，唐朝第六位皇帝，称帝期间改国号为周，定都洛阳。
- **沈槐** 在袁从英前往庭州后成为狄仁杰的卫队长，表面可靠忠诚，实则野心勃勃。
- **周梁昆** 鸿胪寺正卿，“生死簿”血案的凶手之一，因涉及贡品被盗案，狄仁杰迟迟未将其捉拿。

- **张昌宗** 武则天晚年最为宠幸的面首之一，与哥哥张易之同谋，希望通过控制武则天来把持朝政。
- **张易之** 武则天晚年最为宠幸的面首之一，与弟弟张昌宗多次谋划布局，以夺政权。
- **裴素云** 河东闻喜裴氏后人，名相裴矩的重孙女儿，庭州萨满女巫，钱归南的军师。
- **钱归南** 庭州刺史，看似胆小怯懦，实则城府极深，伪装之下另有所图。
- **梅迎春** 西突厥突骑施部的王子，性格豪爽，精通汉学，来到大周希望获取武皇的支持。
- **沈珺** 沈槐的堂妹，纯真简单，对沈槐有很强的依赖，几乎言听计从。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阴谋 / 1 |
| 第二章 | 沙狱 / 23 |
| 第三章 | 初春 / 55 |
| 第四章 | 暗斗 / 88 |
| 第五章 | 母亲 / 121 |
| 第六章 | 行卷 / 153 |
| 第七章 | 女巫 / 185 |
| 第八章 | 危兆 / 219 |
| 第九章 | 剖心 / 252 |
| 第十章 | 硝烟 / 288 |

第一章 阴谋

春天来了。仿佛只是一夜之间，整个洛阳城就从严冬的萧瑟中惊醒，转眼就到了踏青的好时节。中原大地虽然还没有处处莺歌燕舞，但严寒的确已收束了威严，曾经如刀似剑的风霜完全消失了踪迹，阳光的力道正在一天天加强，这暖阳直照得人身体暖融，思绪飘荡。有多少早已耐不住寂寞的痴男怨女，急急忙忙地迈开探春的脚步，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春意了。

不过，鸿胪寺卿周梁昆大人，似乎仍然沉浸在去年岁末那桩案件所带来的阴影之中。他每天照常上朝理事，处理公务，但每每总显得有些心不在焉。好在周梁昆执掌鸿胪寺经年，对鸿胪寺一概事务可谓了如指掌，又有尉迟剑这个新任的得力少卿，倒也将一切料理得井井有条，并未出过任何差池。

自前一次和狄仁杰谈话之后，周梁昆便再也没有见到过他。据称，狄仁杰年老体衰，精神日渐颓唐，圣上已恩准其不遇军国大事便可不朝。狄仁杰似乎在慢慢淡出大周的政治核心。对于大周的朝臣来说，这一现象似乎又有着特别的意义。因为自圣历二

年年末以来，武皇本人也病体日沉，对朝政的把持均通过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二人。而太子和梁王各领一派，代表李、武两方的势力，将整个朝局搞得乱哄哄，颇有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味道。在此微妙时刻，狄仁杰以中流砥柱的身份避开旋涡的中心，基本处于半隐退的状态，使其他朝臣思虑重重，难以揣度这位股肱老臣的真实用心。

朝局在纷乱中维持着均势，表面上微微涟漪，波澜不兴，底下却暗流涌动，酝酿着极大的危机。作为大周三品重臣的周梁昆，不可能感受不到这些，但是他似乎无暇顾及。狄仁杰已经勘破了他的罪行，却又放了他一条生路，对此周梁昆在庆幸之余倍感惶恐，他不敢也无法猜测狄仁杰这样做的真正目的。他只知道，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太多了，周梁昆下决心要利用好这段时间。他的手里还有个足够重的砝码，为了这个砝码他几乎已经豁出了自己的性命和仕途。这些天周梁昆一直都在想，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，前途黯淡，即便死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，但是他唯一的女儿，像早春的花朵一般才绽开娇嫩的花蕾，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作为一名老父亲，周梁昆愿意付出一切去为女儿靖媛换取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否则他定然会死不瞑目的。

但是周梁昆也发现，自己那聪慧美丽的女儿自去年年底以来变了许多，每每与她交谈，她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问她有什么心事，又不肯说。周靖媛幼年丧母，与周梁昆的续弦并不和睦，让周梁昆对女儿始终心存歉疚。如今面对这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，周梁昆更是觉得为难，他这个做父亲的，如何才能让女儿袒露心扉呢？

这天下朝，一回到府中，周梁昆便让人唤来了周靖媛。他今天的兴致颇高，看到女儿一身葱绿色的春装打扮走进书房，婀娜的身姿宛如一棵亭亭玉立的柳树，鹅蛋脸上那双明亮的眼睛像漆

黑的宝石般纯净，周梁昆情不自禁地从心中涌起一阵自豪。周靖媛轻摇莲步，上前来向父亲盈盈一拜。

周梁昆让女儿在身旁的榻上坐下，他为今天的谈话准备了不少时间，此刻便从后日的花朝佳节开始聊起。周梁昆轻捋胡须，笑咪咪地开口了：“靖媛啊，后日便是二月十五日花朝节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”

周靖媛垂下眼帘，长长的睫毛遮住她的眼睛，轻声道：“靖媛想去天觉寺。”

“天觉寺？”周梁昆惊呼一声，他万万没料到女儿竟提出这个地方。

稍稍镇定了一下心神，周梁昆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去天觉寺呢？那里年前刚刚发生过命案，何必去那种不吉利的地方。”

周靖媛依旧低着头，低声嘟囔：“天觉寺花朝节有大道场，还有百戏盛会，女儿想去玩玩嘛。”

周梁昆不由微微皱起眉头：“花朝节洛阳各大寺院都会大做法事和道场，百戏表演也不是天觉寺最负盛名，像兴善寺、罗汉寺、会昌寺，还有天宫寺，这些寺院的花朝盛会才是洛阳最出色的。靖媛，你喜欢哪里，父亲便亲自陪你去哪里。”

周靖媛听父亲这么说，惊喜地抬起头来，刚要说话，脸上突然又罩上一层不易察觉的阴云。她咬了咬嘴唇，轻声道：“爹爹，靖媛就是想去天觉寺。”

“你！”周梁昆紧锁双眉，胸中不觉升起股无名怒火，他竭力克制着，冷笑一声道，“靖媛，你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。你若一定要去天觉寺，为父便不能陪你去了。”

周靖媛低下头一声不吭。

周梁昆等了等，转缓语气道：“靖媛啊，花朝节的安排我们稍后再谈。我此刻要问你，你母亲前几日和商量的事情，你考虑

得怎么样了？”看周靖媛依然一言不发，周梁昆无奈地长叹一声，道，“靖媛，按理这种事情不该由我这个当爹的来问，可王氏说你对她什么都不肯说，我也知道你心中对她不以为然。也罢，为了我女儿的终生幸福，我问问也是无妨的。靖媛，可否对爹爹说说真心话，你对和裘侍郎公子的这桩婚事怎么看？”

周靖媛的眼睛盯着面前的方砖地，纤细的手指不停地搅动着一块丝帕。周梁昆清了清嗓子，有些尴尬地开口道：“今天在朝上，裘侍郎还向我问起这件事，看得出他们心意恳切。他的这位公子我也曾见过，相貌堂堂，去年刚中的进士，如今在吏部候缺，是朝廷要重用的人才。靖媛啊，父亲、父亲老了……如今最大的心愿不是别的，就是希望能够看到你有好的归宿，我的女儿绝不能嫁错人，要嫁便要嫁最好的男儿。靖媛你也知道，历来求亲的也有十多家，我这一关就通不过。这一次，父亲是真的觉得挺不错，但还是要听听靖媛你的心思，才能定下。”

一通话说完，周梁昆的内心不禁有些波澜起伏，他直直地注视着女儿，心中在无声地问着，孩子啊，你能明白爹爹的一番苦心吗？

似乎是听到了他的心声，周靖媛终于抬起了头，漆黑的双眸中闪着夺目的光彩，白皙的双颊微微泛红，她朝父亲温柔地笑笑，道：“好爹爹，您别着急，咱大周朝的女子自圣上以降，到公主、贵戚，俱不是扭捏造作之人，靖媛志气高远，也不愿意让别人比下去。上回狄大人不是还说女儿是巾帼不让须眉吗？”

周梁昆被她说得有些摸不着头脑，随口应了一声。

周靖媛娇媚地眨了眨眼睛，继续道：“爹爹，靖媛还记得您曾经对我说过，太平公主是如何提醒先帝和圣上为她选婿的……”

周梁昆有些不解：“嗯，这件事在朝野传为佳话，尽人皆知啊。那日先帝在宫中设宴，宴请亲族。太平公主身穿紫袍，腰围玉带，

头戴黑巾，手持弓箭，来到筵席上，给先帝和圣上跳舞助兴。舞罢奏请说，请二圣将身上这套武官袍带赐给她的驸马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周梁昆突然停住了，他仔细端详着女儿脸上顷刻间染上的红晕，微微有些发愣。

周靖媛终于被父亲盯得不好意思了，低低叫了声：“爹爹！”又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。

“武官，武官……”周梁昆嘟囔几遍，才鼓起勇气来问女儿，“靖媛，难道……你心中已有了人？而且是个武官？”

“爹爹！”周靖媛抬高声音又叫了一遍，这回连脖子都红透了。

周梁昆思忖着道：“靖媛，能不能告诉爹爹，你……”

“爹爹，”周靖媛打断父亲的话，撒娇道，“你若真的不陪女儿去天觉寺，靖媛就去邀狄大人同游！”

“狄大人？”周梁昆愣了愣，“靖媛，你是说狄仁杰狄大人？”

周靖媛一撇嘴：“咱朝里还有哪个狄大人啊？”

“这……”周梁昆彻底呆住了。他真的弄不明白了，自己的女儿究竟想干什么？

周靖媛倒有些得意，轻声道：“爹爹，女儿都打听过了，就是因为过年时发生的那桩命案，天觉寺为了消除影响，正想方设法将这回的法事办成少有的盛会。连天觉寺译经院的掌院大师了尘法师都会登坛讲经，他可是从未讲过经的啊……”

周梁昆打断女儿的话：“靖媛，你在胡闹什么？狄大人是什么身份的人，怎么会与你一起去天觉寺赏游？”

周靖媛轻轻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为什么不会？狄大人如今已经是在朝致仕，岁数都这么大了，还不应该多清闲清闲？”

周梁昆啼笑皆非：“狄大人再要清闲，也轮不到你一个小丫头去请他花朝节共游吧？”

周靖媛自信地笑了：“爹爹，您就等着瞧吧，女儿一定能请到

狄大人的。”随后，她又飞红着脸道，“爹爹，女儿不是有意要跟您作对，只是上回与狄大人在天觉寺的天音塔下偶遇，才有这个由头。”

周梁昆已经完全听得呆住了。周靖媛等了片刻，见父亲不理自己，便起身向父亲拜了一拜，往门外走去。快走到门口，突听周梁昆在她身后颤抖着声音道：“靖媛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”

周靖媛浑身一颤，止住脚步回过身来，向父亲深情一笑，轻声道：“爹爹，您是靖媛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靖媛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为爹爹分忧，爹爹放宽心便是。”

周靖媛离开了很久，周梁昆兀自在屋中呆坐着，脑海中混沌一片。突然，他喃喃自语起来：“武官？武官？狄仁杰大人……难道是那个人？”

当天傍晚，沈槐照例来到狄仁杰书房。周梁昆那里已经派人监视了一个多月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因而沈槐这两天比较空闲，只是处理些日常杂务。

沈槐进门时，狄仁杰正坐在书案前，拿着张书简反复观看。沈槐不敢打搅，便站在门旁默默等待着。狄仁杰一抬头看见他，笑着招手，让他进前来，指着手里的书简道：“这个周靖媛小姐真是有意思，居然想到要在二月十五日花朝节，邀请老夫与她共游天觉寺。”

沈槐只是笑笑，并未说话，对于这个周靖媛小姐，他可不想发表任何意见。狄仁杰也不在意，搁下书简，问了沈槐几句，就让他回去休息。自从沈珺来洛阳以后，如无特殊情况，沈槐每天都会回沈珺栖身的小跨院与她共用晚饭，随后才返回狄府，晚上仍住在袁从英原先的屋子里，也算是恪尽职守。

此刻沈槐看没什么事，便向狄仁杰告辞，狄仁杰吩咐道：“你

出去时，顺便将我的这封回书带给狄忠，让他尽快送到周梁昆大人府上。嗯，也让狄忠准备准备，后日一早我们一起去天觉寺过花朝节。”

沈槐点头，狄仁杰又不经意地道：“对了，你那堂妹来洛阳也有月余了吧，干脆也请上她共游天觉寺。有她与那周靖媛小姐做个伴，青春少女嘛，总比与我这老头子共游有趣得多。另外，让狄忠再去请过宋乾大人，如果他得空，也一起去。”

“是。”沈槐领命而去，不知为什么，对两天后的花朝节，他的心中竟产生了些许莫名的期待，但也有些隐约的担忧，让他感到阵阵忐忑。

花朝盛会，是春天里的第一个节日，和煦的春风和温润的暖阳，催开了早春最争先的花朵。当狄仁杰一行来到天觉寺前时，虽然心有准备，但寺院内外遍开的桃花、梨花和玉兰，还是带给他们莫大的惊喜。不知不觉中，春天真的已经来到眼前了。夹杂在粉红的桃花、雪白的梨花和嫩黄的玉兰之间的，是青年男女身上五颜六色的华服，映衬着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俊美面容，愈发显得娇艳动人。

寺院之外，开阔的场地上，精彩纷呈的百戏开演了，只见各色伎人忙着吞刀吐火、吹竹按丝、走园跳索，真是不亦乐乎。密密匝匝的人群在天觉寺的门前挤了个水泄不通，时不时爆发出鼓掌和喝彩之声。狄仁杰和宋乾走在最前，周靖媛与沈珣紧跟，沈槐和狄忠则落在最后，时刻留意着周边的动静和穿梭来往的人群。不过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，毕竟面前的百戏和身边的鲜花，已经把绝大多数人的心都吸引住了。

沈珣常年在穷乡僻壤间离群索居，这还是头一次来到洛阳，不禁有些目不暇接。丧父的哀伤尚未消逝，在洛阳居住这月余来，她深居简出，几乎就没有离开过栖身的小院。沈槐始终心事重重，态

度不冷不热，令沈珺的心中很是不安。她本来没有多少游兴，但因为是狄仁杰大人的邀请，沈珺能看出来，堂哥沈槐对此相当重视，因此她今天还是郑重地穿上了自己最好的素色衣裙。服丧期间不能浓妆艳抹，沈珺本也不擅长涂脂抹粉，更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，还是何大娘帮忙，从自己随身所带的包袱里取出一支金镶玉的凤头步摇和一枚银花簪，替沈珺插在发髻上，就算是她全部的装饰了。

在狄府门前，沈珺头一次见到了闻名已久的狄仁杰，心中原本的畏惧被他慈祥和善的笑容冲淡了不少。沈珺少经世事，没有多少见识，但并不愚蠢，她从狄仁杰的神情中很明白地看到，这位老迈的宰相大人很喜欢自己。沈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神态随之轻松了不少。不过兄妹俩的好心情，在周靖媛出现以后，又渐渐低落下去。

狄忠应狄仁杰之命，特意去周府将周靖媛接到天觉寺，与狄仁杰一行会合。与沈珺的素朴装扮截然不同，周靖媛今天真是盛装而来：鹅黄的锦缎长裙上满是巧夺天工的刺绣，百褶裙摆随着她灵动的脚步变幻出彩虹般的绚烂色泽，脸上显然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的妆容，柳眉淡扫，朱唇浓点。黑宝石般的双眸不停朝沈槐瞥去，竟令他心中慌乱，不由自主地要掉转目光，避免与那大胆而锐利的视线触碰。

此刻，他们一行人已经在天觉寺门外流连了不少时间。了尘大师的讲经尚未开始，百戏表演又很有趣，他们便一处一处地看过来。周靖媛起初一直紧随在狄仁杰的身边，小心地陪着狄仁杰说笑，这会儿慢慢落到后头，与沈珺走在了一起，亲热地和沈珺交谈着。沈槐在后面冷眼观察，发现和周靖媛一比肩，沈珺的那身装扮便显得说不出的寒酸气，姿色也比周靖媛平庸不少。沈槐知道，其实堂妹的五官容貌并不逊色，却是块未经雕琢的璞玉，美好的潜质处处被小家穷户的拘谨所包裹，与周靖媛那通身上下的大家闺

秀气派实在不可同日而语。想到这里，沈槐心中隐约的不快变得愈来愈明显，只觉一股郁积的晦气弥漫整个身心，又无处发泄。

正胡思乱想着，众人来到了前面绳戏的圈地。越过鳞次栉比的人头，可以看见相距几丈远立着两根木柱，柱头上连接一根粗大的绳索，绳索之上两名艳服女子相对而立，且舞且蹈，做出各种惊险的动作，时而前行，时而后退，时而错身相交，看得人心惊胆战，呼喊连连，那两个绳伎却动静自在，如履平地一般。狄仁杰一行人驻足在此，细细欣赏着，沈珺因是头一次见到这个，紧张得连气都透不过来，当那绳伎在空中侧翻时，她不觉低低一声惊呼，连忙伸手掩口。

身边的周靖媛全看在眼里，轻轻一声娇笑，凑过来说道：“沈珺姐姐，你别害怕，这些人以此为生，成天就练这个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沈珺有些不好意思，微红着脸道：“是我没见过，倒真替她们担惊受怕。只是……我总觉得以此为生，太辛苦，也太危险了。”

周靖媛眼波闪动，满不在乎地道：“以何为生不辛苦不危险？在家务农倒是安闲，可又有什么意思？在我看来，只要能得到自己想要的，辛苦些危险些又算得了什么？”她抬起手悄悄指指狄仁杰的背影，“你看咱们这位狄宰相大人，他的辛苦危险还少吗？可这才成就了一位当世的豪杰呀。”

沈珺轻声道：“嗯，可这是男人的……”

周靖媛柳眉一竖，不屑一顾地道：“沈珺姐姐，难道你忘记了如今的圣上也是女人？”

沈珺遭此抢白，一下子无言以对，红着脸低下头。周靖媛瞧着她的样子，突然促狭地低声道：“沈珺姐姐，靖媛相信愿赌服输这句话，你觉得呢？”

沈珺闻言脸色骤然大变，求救般地回头去找沈槐，他却茫然不知地正与狄忠说笑。

周靖媛倒没发觉沈珺的异样，低头去扯沈珺的手，惊讶地问：“咦？沈珺姐姐，你的手上怎么还生着冻疮？天气已经暖了好些日子了……”

沈珺忙不迭把手往衣袖里缩，她至今仍每日自己洗衣做饭，她支吾着又瞥了眼沈槐，那人却干脆把脸掉向另一侧。

周靖媛继续亲热地和沈珺攀谈：“沈珺姐姐，我是属蛇的，今年二十了，你呢？”

沈珺答：“我比你大五岁，属鼠。”

周靖媛头一歪，狡黠地问：“沈珺姐姐，你二十五了怎么还未出阁？”

沈珺的脸由白转红，咬着嘴唇低下头，半晌才凄然地笑了笑，轻声回答：“爹爹常年患病，只有我一人照料他，所以……”

周靖媛表示理解地直点头，调笑道：“沈珺姐姐真是孝女，我最佩服这样的人。但如今令尊已安然辞世，沈珺姐姐大可安心找户人家嫁了。”

沈珺把头低得更深，声音轻到几乎听不见：“我、我还要居丧一年……”

狄仁杰走在两位姑娘的前面，虽然四周嘈杂，这番谈话仍然断断续续地钻入耳蜗。对于周靖媛，他突然有了一种新鲜的认识，这种感觉令他很不舒服。而沈珺，从见到这姑娘的第一眼起，狄仁杰就心生爱怜，总觉得与她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，回想这一生中所见过的无数的人，每次初见，狄仁杰都会从心中寻找最直接的感觉，他相信这种由智慧、天赋和经验累积起来的直觉，几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迄今为止，能让他一见如故、倍感亲切和信任的人，少之又少，沈珺算是其中之一，除了她还有谁呢？狄仁杰突然不愿再想下去，他回过头去，笑容可掬地招呼尾随的众人：“时辰快到了，咱们去听了尘大师讲经吧。”

步入天觉寺，人潮都向后院拥去，今天的讲经坛就设在天音塔前。自腊月二十六日夜的惨剧之后，天音塔前还是头一次聚集起这么多人。了尘大师在译经院掌院多年，对佛学的造诣闻名于世，但这位高僧淡泊俗世，几乎不与外人交往，开坛讲经更是头一遭，因此吸引了洛阳城大批善男信女。大家一边来争睹了尘大师的风采，一边还在纷纷议论着，是什么令这位遁入空门已久的大师突然决定登坛开讲呢？许多人推测，年前发生在天音塔上的惨祸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缘由，毕竟，佛门弟子如此惨死，天觉寺的大师应该出面超度的，开坛讲经也是一种方式。

讲坛搭在天音塔前，了尘大师身披袈裟升座，念偈焚香，遍称诸佛菩萨之名。因双目失明，他的眼睛始终低垂，面容愈显平静而空廖，开始宣讲《法华经》。自他一开口，喧闹的人群立刻变得寂静无声，只有了尘那并不高亢的淡然嗓音回响。随着他的讲述，人们渐渐平复了起伏不定的心绪，进入到澄明宁静的精神世界之中。

狄仁杰被让到了第一排，他看着了尘沧桑的容颜，却思绪万千，心潮澎湃。因为只有他才真正地知道，多年来从不公开讲经的了尘，为什么会突然打破自己立下的规矩，反而以衰老而病弱的躯体，面对尘俗中的众人，宣讲佛陀的觉悟。狄仁杰听着听着，竟止不住地眼含热泪，他在心中默念：了尘啊了尘，佛说要顿悟，可你潜心礼佛二十余年，却依然在三界中受着煎熬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终还是无法求得解脱。看来就是佛祖也帮不上你的忙，你尘世中的业难了啊。我，又何尝不是呢？

了尘讲了大约一个时辰，讲经结束以后，狄仁杰让沈槐、狄忠分头送周靖媛和沈珺回家，自己则带着宋乾再度来到了天觉寺旁的译经院，与了尘在他的禅房中见面。禅房中的经案上焚着香，